唐寅失意悟百忍 風流韻事未必真

唐寅，字伯虎，明代才子，出生於蘇州，但祖籍晉昌，所以在他的書畫落款中，往往寫的是「晉昌唐寅」四字。他在明孝宗弘治十一年考中應天府鄉試第一名，成為解元。在很多民間傳奇和戲曲電影中，皆言他風流風趣、博學多才、家財萬貫，可惜這些並非全部都是事實。

明孝宗弘治十二年，唐寅赴京考試，怎知被牽連入考試作弊案而下獄，後查明無辜而獲釋，返回蘇州。元配夫人徐氏見他科場失意，早已離他而去，這打擊令他意志消沉，終日恍恍惚惚，無限惆悵和傷感。

他在痛苦中煎熬，在絕望中掙扎，每天遊蕩於吳越湖湘，看天地之悠悠，望古今之變幻，悟生死之造化，終於參透了一個「忍」字，並寫出了一首《百忍歌》。現節錄部分如下：

百忍歌，百忍歌，人生不忍將奈何？
我今與汝歌百忍，汝當拍手笑呵呵！
朝也忍，暮也忍；
恥也忍，辱也忍；
苦也忍，痛也忍；
飢也忍，寒也忍；
欺也忍，怒也忍；
是也忍，非也忍；
方寸之間當自省；
……
君不見，如來割身痛也忍，孔子絕糧飢也忍；
韓信胯下辱也忍，閔子單衣寒也忍；
師德唾面羞也忍，劉寬污衣怒也忍；
不疑誣金欺也忍，張公九世百般忍。

唐寅「長歌當哭」，以不羈的歌，代替淒涼的哭。雖然「拍手呵呵笑」，但心中淌着血。就算法力無邊的如來佛祖、千秋賢聖的孔子、雄才大略的韓信，都曾要「忍」，這就是世道。從此，唐寅就由風流倜儻的才子，變成放蕩不羈的名士，靠賣詩畫為生，或以換酒錢，終日醉生夢死。

他回到蘇州，在閶門外桃花塢築起一座別墅，園中種滿了桃花，定名桃花庵。他還寫了一篇《桃花庵歌》，全詩是：

桃花塢裏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。
桃花仙人種桃樹，又摘桃花換酒錢。
酒醒只在花前坐，酒醉還來花下眠。
半醒半醉日復日，花落花開年復年。
但願老死花酒間，不願鞠躬車馬前。
車塵馬足富者趣，酒盞花枝貧者緣。
若將富貴比貧賤，一在平地一在天。
若將貧賤比車馬，他得驅馳我得閒。
別人笑我太瘋癲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
不見五陵豪傑墓，無花無酒鋤作田。

從這首詩可看到唐寅頹放中仍存着蔑視權貴、傲岸不屈的精神。他一向要求自己要「百忍」，但他不願向社會壞風氣低頭，也不再求仕途上有什麼高升的機會。據楊靜庵《唐寅年譜》所記，唐寅自35歲起便「鬻文賣畫以度其歲月」。

賣畫為生也不容易，正德十三年，蘇州一帶洪水成災，餓殍遍地飢民無數，自然也無人買畫，唐寅的生活更苦，要靠朋友救濟，到嘉靖二年（1523年）以54歲之齡在貧病交迫中逝世。

後世對唐寅的描寫，大多是他的風流韻事，最經典的當然是「三笑姻緣」、「唐伯虎點秋香」。不過，這些未必是真，故事最早見於浙江嘉興人項元汴所撰的《蕉窗雜錄》，全文僅四百餘字，內容講秋香僅對唐伯虎笑過一次；但到馮夢龍所著的《警世通言》時，〈唐解元一笑姻緣〉一段演繹成三千餘字，故事情節豐富了很多。

◆唐寅是明朝的著名才子。圖為唐寅所畫的《桃花菴》（部分）。 資料圖片

到了清代中葉，「唐伯虎點秋香」的故事更加有大發展，「一笑」變成「三笑」，代表作就有吳信天撰的長篇彈詞《三笑》，竟長達32萬字，其中添加了不少枝節。至於唐寅續娶的妻子沈九娘，夫妻感情甚好，有詩可作證，至於傳說他納了「八美」為妾，應該就無其事吧！

◆雨亭（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）

文山字水 逢星期三見報

文苑英華 逢星期三見報

孔子也算斜槓族 君子不器成通才

此前，坊間有團體進行了一個網上問卷調查，訪問了二百多位香港青年，問他們對「斜槓族」（Slashie）的看法。結果有超過一半的青年表示自己「現在就是斜槓族」。什麼是斜槓族？就是沒有固定職業，作為自由工作者參與不同工作的人。因此，他們的身份是多重的，既是外賣員，也是攝影師和平面設計師。

斜槓族是好是壞，這很難用一兩句說明白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能當斜槓族一定是一個通才。用孔子的說話，這大概可以算是「君子不器」。

不專限於一才一藝

《論語．為政》：「子曰：『君子不器』。」朱熹對此句的理解是：所謂「器」，就是各自有自己適合的用途，卻不能相通。用楊伯峻《論語譯注》的話，就是「只有一定的用途」。因此，君子不要像「器」一樣，只有某一方面的才能和作用突出。

當然，能擁有一項技能已經很了不起，但如果能做到「不專限於一才一藝之長」，就更加難得，這就是錢穆先生所謂的「通才」。

《論語．子罕》記「達巷黨人」批評孔子「博學而無所成名」，孔子聽到後，反而跟他的弟子戲謔說：「我幹什麼好呢？是去駕馬車呢，還是去當弓箭手呢？我還是駕馬車吧！」精通「六藝」（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）的孔子的確是古代的「斜槓族」，無論是當一個「司機」，還是一個「弓箭手」，他都綽綽有餘。因此，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孔子會主張「君子不器」，因為他本來就不是一個「專限於一才一藝之長」的人。

博雅教育 大學宗旨

事實上，「通才教育」並非今日才有的新鮮事。「通才教育」，又名「博雅教育」，是香港不少大學的教育宗旨。剛才提到孔子自己就是精於「六藝」的通才，「六藝」本來就是周朝貴族教育的基礎。《周禮．地官．保氏》說：「養國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藝」。「保氏」是周代職官名稱，與「師氏」並掌小學教育，負責以道與藝教導國子。「六藝」就是學生必須掌握的六種技能。

在這「工業革命4.0」世代，智能科技發展一日千里，如果我們還只是固守一技，很快就會給淘汰。這並不是說「專才」不重要，但是我們需要在通曉一「道」之後，旁通餘理，做到結合不同領域，交叉運用。

面對問題時，我們往往不由自主地運用自己擅長的方式去解決。在這個時候，「君子不器」的「通才」就可以借鑑自己的多種經驗，運用廣闊的視野，從多個角度洞察問題的根源之所在。

《易經．繫辭》謂：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」，如果我們拘執於「形而下」的「器」，就不能領悟無形無際的「道」！

◆葉德平博士（香港作家，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，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）

思辯任我行 逢星期三見報

設定有效準則 反思問題本質

過往我們多次提過，在處理比較型的辯題時，準則是勝負的關鍵。然而，為何準則這麼重要？我們要如何設定有效的準則？如何論證準則？這些都是值得具體探討的問題。

今天我們會以一場有關人口政策的比賽為案例。這場比賽採用雙辯題制，正方的辯題是「鼓勵生育比延遲退休更迫切」；反方的辯題是「延遲退休比鼓勵生育更迫切」。這是一條比較型辯題，比較「鼓勵生育」與「延遲退休」兩種人口政策措施中，哪一種更為「迫切」。此外，由於是雙辯題制，正反雙方都有明確的論證責任，我們更可從中比較學習雙方設定準則的方法。

釐清迫切定義 輕重還是緩急

首先，準則不離定義。「一切從定義開始」的法則亦適用於對準則的思考，因此，第一步是要釐清「迫切」的定義。對此，正方提出要判斷兩個方案的優次，即更優先要推動的就是更迫切；反方提出的是「立即開始做」，即哪一個方案值得立即開始做，就是更迫切。

在這個層面，雙方好像都是在說同一件事，是要先做哪一項措施（先後問題），但正方說的是「輕重」，而反方說的是「緩急」，這個差異涉及準則的第二個重點：扣題。

作為準則的字眼雖然有自己的意思，但其意義肯定不是止步於此，否則查一查字典就有答案，更進一步的是要把字眼的意思扣上辯題的重點。在這條辯題中，涉及兩項人口政策措施，重點就是人口問題。對於現時面對的人口（尤其是老化）問題，應該先採取哪個措施。對此，反方重視的是哪個措施能夠確保即時見效，哪個就是更迫切（緩急）；而正方則認為重點不是何者能更快見效，而是哪一項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更為深遠（輕重）。雙方的準則選擇，正好展示了準則問題中的一組經典問題，就是「治標」對「治本」，或者在這條辯題中可比喻為「止血」與「補血」的問題。

要決定「治標」「治本」哪個更迫切，我們則要更進一步，去論證「緩急」還是「輕重」才是更有效的準則，也就是準則背後的準則。這個背後的準則就是對問題的理解。在這場比賽中，就是對現時人口問題的理解。正方提出人口老化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，應該要構建健康的勞動力市場，故此要更多生力軍。反方則認為現時問題除了勞動力不足，更有退休保障制度壓力，延長退休年齡可以即時紓緩這兩方面的問題，所以更為迫切。

現實應雙管齊下

在現實中，兩種措施應該是雙管齊下，但在辯題比賽中，把兩者放在非此即彼的優次問題，是為了刺激大家的思考與討論。在「迫切」的問題上，不是簡單地認為「止血」就是正確答案。

有些方法，看似長遠，但正因為長遠，才更要盡快開始，使回報盡快見效，正是所謂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」。

比賽片段：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43klj79d6rA&list=PL5iiLAXq6jw3cTAMK6agRVOw7bKUwJbSg&index=3

◆任遠（現職公共政策顧問，曾任職中學、小學辯論教練，電郵：yydebate@gmail.com）

古文解惑 隔星期三見報

史上首篇文學批評專論

魏晉時期，政局動盪，文人漸漸擺脫經學的束縛，愈來愈重視文學自身的獨立價值，開始探討文學理論的問題。其中，曹丕（187-226）的《典論．論文》，乃當時首篇文學批評專論，其文雖短，卻提出了許多創新的論述，對後世文學發展影響深遠。魯迅在〈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〉中，曾形容魏晉時期是一個「文學的自覺時代」。那麼，曹丕寫的《典論．論文》，可謂是文學自覺時代中自覺作文學批評的先鋒，具有篳路藍縷的重大價值。

曹丕，字子桓，曹操之子，沛國譙縣（今屬安徽省亳州市）人。建安二十五年（220），曹操死，曹丕嗣位為丞相、魏王。同年篡東漢，自立為帝，都洛陽，國號魏，追謚父親曹操為魏武帝。除軍政外，曹丕自幼好讀書，博聞強識，於詩、賦、文學皆有成就，與其父曹操及其弟曹植並稱「三曹」。

《典論．論文》是曹丕專著《典論》中的一篇。據《藝文類聚》卷十六《贊述太子表》所載，知是書當成於曹丕仍為太子之時。又本篇文中有「融等已逝」之語，可見成書當在漢獻帝建安末期。《隋書．經籍志》記載，《典論》一書原有五卷。又《魏志》記載，明帝太和四年（230）二月戊子，是書曾刻石立於廟門之外與太學，凡六碑。後清人嚴可均《全三國文》考證：「唐時石本亡，至宋而寫本亦亡。」只有《自序》見載於裴松之注，以及《論文》因收入《文選》而得以流傳。

由本篇起，筆者將分段為大家導讀此一名篇，現謹先概述其首兩段內容如下：

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。傅毅之於班固，伯仲之間[1]耳，而固小之[2]，與弟超書曰：「武仲以能屬文，爲蘭台令史[3]，下筆不能自休[4]。」夫人善於自見，而文非一體，鮮能備善[5]。是以各以所長，相輕所短。里語[6]曰：「家有弊帚[7]，享之千金。」斯[8]不自見之患也。

今之文人，魯國孔融文舉，廣陵陳琳孔璋，山陽王粲仲宣，北海徐幹偉長，陳留阮瑀元瑜，汝南應瑒德璉，東平劉楨公幹：斯七子者，於學無所遺，於辭無所假，咸[9]以自騁[10]驥騄[11]於千里，仰齊足而並馳。以此相服，亦良難矣。蓋君子審己以度人，故能免於斯累而作《論文》。

譯文

文人互相輕視，自古就已如此。傅毅比起班固，文才不分高下，然而班固卻輕視傅毅，在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上說：「武仲（傅毅字）因為會寫文章而擔任蘭台令史，可是他一下筆就不知所止。」人總是容易看到自己的長處，可是文章並非只有一種體裁，很少有人能兼善全部文體。因此各拿自己的長處，輕視別人的短處。俗語說：「自家的破掃帚，卻當作千金寶物。」這就是看不見自己缺點的弊病啊。

當今的文人有：魯國的孔融文舉、廣陵的陳琳孔璋、山陽的王粲仲宣、北海的徐幹偉長、陳留的阮瑀元瑜、汝南的應瑒德璉、東平的劉楨公幹，這七位先生，在學問上無所遺漏，在文章上不模仿他人，都自以為是馳騁千里的良駒，並駕齊驅。想要使他們互相佩服，實在不容易啊！君子先審察自己再去度量別人，所以能夠免除上述（文人相輕）的毛病，而寫作這篇《論文》。

註釋

① 伯仲之間：比喻事物不相上下。伯仲，兄弟之間的排序，兄為伯，弟為仲。
② 小之：小，作動詞用，指小看，輕視。之，代詞，指傅毅。
③ 蘭台令史：職官名，漢代主持整理圖書及掌理書奏的官員。
④ 自休：自止。此指班固嘲笑傅毅為文冗長鬆散。
⑤ 備善：完全精通。備，完備，全部。《廣雅．釋詁三》：「備，具也。」善，擅長。
⑥ 里語：俚語，指流行於民間的俗語。
⑦ 弊帚：破掃帚。弊，《玉篇》：「壞也，敗也。」
⑧ 斯：此。《爾雅．釋詁》：「斯，此也。」
⑨ 咸：全。《說文》：「咸，皆也，悉也。」
⑩ 騁：奔馳。《說文》：「騁，直馳也。」
⑪ 驥騄：古代兩匹駿馬名。

◆謝向榮教授
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